

一瓶茅台酒

裘七曜

多年前我在武汉工作,在年末来临的时候,武汉的大街挤挤挨挨,闹闹哄哄。尤其是汉口集家嘴大兴路和汉正街一带,每天从早到晚来来往往的人群络绎不绝。他们大包小包,有的扛着、有的拉着……如一夜之间冒出的多姿多彩的蘑菇群,点缀了隆冬大地的美丽。他们大着嗓门,脸庞泛着红晕,沉浸在迎新年的喜庆里。

我盼归的心随着流动的人群也在摇漾,我在想,我需不需要给父亲买一瓶酒?父亲最爱喝酒了。记忆里,我们家常自己酿酒,一口大大的青酒缸总是香气四溢。我们那时候放学回家,四处找吃的,有时候站在椅子上把双手举得高高的,在吊着的水搁棚上的冷饭笊箕里偷“冷饭头”吃,有时候偷酒缸里浮在上面的酒糟吃。这酒糟尽管不像浆板那样蜜甜蜜甜的,但味道也不错,偷吃多了,脸自然是红扑扑的,既像旭日初升又像猴子屁股。

后来,母亲决定不自家酿酒了,因为父亲是个自控能力较差

的人。家里有酒,心里常乐,这一乐总是情不自禁地去喝酒。本来母亲的计划是这一缸酒能让父亲喝一年,可父亲竟然不到三个月就喝完了。酒是粮食做的,那时候农村的粮食本就紧张,好不容易积攒些口粮,母亲说又让父亲嚅嚅掉了。

没有酒的日子家里没有了生气,没有喝酒的父亲寡言少语。父亲只有喝了酒,才会神采飞扬。然后父亲茶杯一端,呷一口浓茶,给我们讲讲天文地理、掌故轶事,这才像一个家,这才有一种温馨的氛围。

那时候我常想,等我以后工作了,挣钱了,只要父亲想喝酒,我尽量满足父亲。

后来,父亲时常喝5元1瓶的小麦酒。那种酒,据说卖得不错,父亲不知道喝了多少瓶。反正母亲把一簸箕一簸箕的空瓶子往垃圾桶里丢,顺便还要“骂”父亲几句,大意是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。我笑笑,不吭声;父亲也一样,笑笑,摇摇头。

有一次,父亲可能喝得有点多了,走到门口想坐到椅子上,结果没坐稳,一个跟跄坐在地上,一下子起不来。母亲边把父亲拖起来,边唠叨说,如果我不在你身边,那你今晚在门口起不来要被西北大风冻死。

偏巧我去看父亲,父亲依旧醉醺醺的。父亲稀里糊涂地问我,我会冻死吗?我违心地说不会的,喜欢喝酒的人身体像火熄,热气源源不断地在周身回旋。父亲非常满意我的回答,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,还笑了笑。

我最终决定还是给父亲买一瓶酒,而且必须是上好的酒。在我的印象中茅台酒是最好的,父亲没有喝过茅台酒,我也没有喝过,想象中它的味道绝对是美妙的。

于是我匆匆赶到“家乐福”超市,一看茅台酒标价是每瓶750元,我在那里盯着那瓶酒看了5分钟,把手伸进口袋的时候又停留了5分钟。但最后还是很激动地摸出了钱包,买了那瓶酒。那时候,在武汉,一般工人的月工资为400元至500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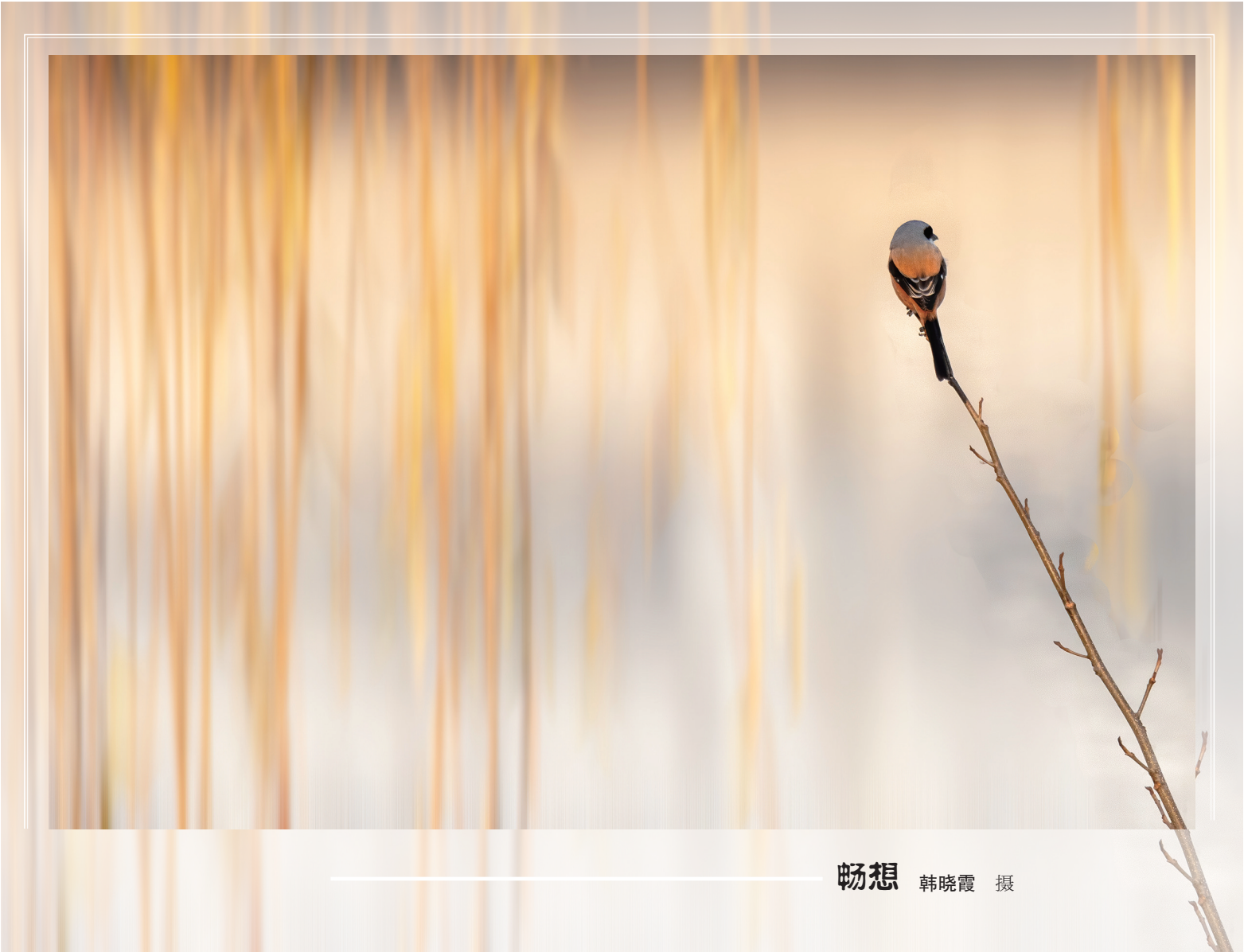
我提着酒坐火车回到了故乡,顺便给妻子买了一件50元的衣服。妻看了看衣服,又看了看酒,问,这酒多少钱?这衣服多少钱?我心虚加紧张,脑门一热,那个“0”错位了。我说酒75元,衣服500元。妻有点不相信,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。我赶忙提着酒逃出去,去父亲那里。

我说:“爸,我给您买了一瓶茅台酒。”戴着老花眼镜正在忙碌的父亲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,双手颤颤巍巍地抱起了酒瓶。父亲微笑着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,左摸摸右摸摸,那瓶酒在他的手掌里转动着,成了一个地球仪,父亲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都闻到自己的手中有了一瓶茅台酒。当然,父亲更为自己的儿子骄傲。

父亲问我这酒多少钱?我直言相告750元。父亲的手颤抖了下,说道:如果买5元一瓶的小麦酒可以买150瓶,够我喝几个月。我说,要不我把这酒打开,您先尝尝味,顺便让我也解解馋。父亲想了想说,我今天有点感冒,不想喝酒,改天吧。

回到家,妻问我,那瓶酒父亲喝了吗?我说父亲今天感冒了,不想喝酒。妻莫名其妙地来句,听说喝了茅台酒感冒都会不治而愈。我看了妻一眼,没吭声。

那瓶酒,父亲自己舍不得喝,给了弟,叫弟去送人。那时弟弟大学毕业不久,弟是老实人,父母对他总是一缕牵念,挂在心间——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

畅想 韩晓霞 摄

收鲞人

虞燕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小岛还比较闭塞,平日子里少有外来之人,成批的收鲞人到来,犹如从海上刮来了几阵风,“呼呼呼”窜走于小岛,多少闹出了点动静。

汽笛声如号令,轮船准时精准地靠了岸。那些收购鱼鲞的女人随人流前行,她们衣着朴素,三五成群,一手紧捏叠好的麻袋编织袋,一手握扁担,或干脆绑袋子于扁担上,空出一只手来互相挽着。她们就像几尾鱼儿,悄无声息地潜入小岛,分头游走于街头巷尾。

收鱼鲞的女人跟其他收购者不同,不会扯着嗓子沿街吆喝,不会为压价而磨人,她们甚至略着涩,连脚步都是轻捷的,从门外微微探进头,问道:你家要卖鱼鲞吗?

曾经有几年,鳊鱼资源比乌贼丰富,鳊鱼多而肥,成鲞后,宽度足,肉质厚,鳊鱼皮皱皱的,泛着银子般的光泽。收鱼鲞的女人

一见这样的鳊鲞,眼里倏地闪过亮光,急吼吼地脱下白色棉纱手套,轻抚着鲞,却假装淡定,试图探出卖主的心理价位。

某一回,一收鲞女人嫌那户渔民家报的价格略高,想着去别家看看再说,走到半路还是放不下,毕竟那些鳊鲞大且外形佳,又风干得刚刚好,遂折返,结果,鳊鲞已被别人定下了,好鲞太抢手,她又悔又气,扭头疾走了老远。这是她后来在我家收鲞时所讲。父亲制的鳊鱼鲞也不错,她算是得到了补偿,心情随即阴转晴,一屁股坐在那把响得“吱吱扭扭”的竹椅上,跟母亲聊了很久。从她嘴里得知,我们岛上的鳊鲞已美名在外,收鲞的女人之间隐约有竞争,谁不想抢先一步拿下价格合适的好鲞呢?

冬天的暖阳和西北风,成就了一条条好鳊鲞。鳊鲞体积大,不比乌贼鲞好存放,母亲将其装进编织袋后挂起或靠墙摆放,以免损坏外形。我家的鳊鲞不多,母亲也就显得不那么着急,不像村里渔民家,常关注路上有没有收鲞人,碰到了主

动说家里有鲞,可来一看。对于价格,父母亲想法一致,有点赚头即可,用不着太计较,又不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。

那个矮瘦的收鲞女人上门时,叫了声“大姐”,语气挺热切,母亲怔了一下。她将粗扁担抵在靠门的墙角,急急说自己是夏天来收过乌贼鲞的,母亲这才认出了她,搬了把有厚坐垫的椅子,她没有立即坐下,而是脱去棉纱手套,掏出一把糖果搁在了桌子上。她变白了些,似乎脸也圆了,一笑,眉眼弯弯。

母亲拎出鳊鲞,说幸好没被收走,矮瘦女人的眼光牢牢地粘在了鳊鲞上,手指捏厚度,手掌比宽度,她的几根手指长了冻疮,又红又肿,却丝毫不影响干活,翻鲞跟翻扑克牌似的,一条条从这边挪到了那边。之后,再一条叠一条,数条为一捆,绳子绑于接近鱼头和鱼尾两处,不紧不松。母亲和她一起把鲞装进麻袋里,扎紧,麻袋被撑得东凸一角西鼓一块,形状甚怪。

临走前,矮瘦女人叹了口气,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,收购站那边又

是挑刺又是压价的,刨去路费,赚不了几个钱。转而,她又苦笑道,真要放弃呢也不甘心。

矮瘦女人穿了厚裤子厚棉鞋,走路姿势略笨拙,在院墙处转弯时,她挑着担,回头朝这边笑了笑,穿米咖色棉袄罩衫的身影闪过墙角,倏忽不见。

那个时候,近海渔业资源已经式微,各类海产的产量逐年减少。收鱼鲞女人挑着的一担担鲞,从数量到个头,一年不如一年了,她们的肩上变轻了,心里空落落的。在码头上,她们碰了头,迫不及待说起各自收到的鲞,甚至解开绳子扒开麻袋互相看上一番,相差无几。她们明白,如前些年那般上好的鲞终究不会再有了。

第二年,矮瘦女人又来过一次,那是我家最后一次卖鱼鲞。再接下来,连渔民家也没鱼鲞可卖了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制鲞变得颇奢侈,晒上一点,自家解馋都够呛。自此,收鱼鲞的女人就像某种绝迹于海里的鱼,再也没在岛上出现过。

三昧夜话⑪

杨洁波

2025年第一期三昧文学沙龙,我们讨论了格非和琼瑶——两位风格南辕北辙的作家的作品。话题从格非发表于1993年的短篇小说《相遇》开始。小说以清朝末年英军入侵西藏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,通过英军上校荣赫鹏、英国传教士纽曼、藏传佛教大住持、清朝官员何文钦等不同阵营的人物在西藏这片辽阔大地上的“相遇”,探讨了历史、文化、宗教、人性等多个层面的主题。

作为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,格非的作品深受博尔赫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。《相遇》也体现了这种典型的艺术风格:打破时间线,采用意识流手法,真实与虚幻交织,从不同视角讲述故事,但又处处留白,使得小说充满了迷幻感和不确定性。格非的关注重点不在于战争,而在于佛教、儒家和基督教,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“相遇”中产生的冲突和碰撞。多重维度的叙事叠加,赋予了《相遇》一种空灵的诗意。小说结尾引用藏传佛教大住持的一句话:“地球并不是圆的,而是三角形,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。”游牧民族以羊的肩胛骨来诠释地球的形状,既是对世界最直观朴素的认知,也未尝没有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哲学思想在其中。

2024年末,中国台湾作家琼瑶“翩然离去”。作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爱情观的“言情教母”,琼瑶生前死后都饱受争议和误解。我们讨论一位流行作家的作品,不能不与时代背景相结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大陆流行文化才刚刚萌芽,琼瑶小说就像一阵清新的风吹了进来,恰好暗合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。许多人看了琼瑶小说改编的影视剧,以为琼瑶女生成天哭哭啼啼,为了爱情要死要活,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。琼瑶小说原著篇幅都不长,情感表达虽然强烈而戏剧化,但并不繁冗。琼瑶并不喜欢柔弱无能只会攀附男性的“菟丝花”,她塑造了许多自尊自爱、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。琼瑶也有反叛意识,这反映在理想男性身上,不光有书卷气的翩翩公子,也有机车少年和摇滚歌手。比起如今流行的宫斗宅斗文中的婚姻经济学,琼瑶的爱情更注重心灵的投契——非常理想化,理想得可能有些“过时”了。琼瑶的柔情里未必没有侠骨,否则她不会在60岁时还写出一个活泼明朗、敢爱敢恨的经典女主角小燕子。琼瑶作为通俗作家,她的工作就是造梦,她造起了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理想塔。

由琼瑶作品延伸开去,文友们热烈讨论了《巴黎圣母院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源氏物语》……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爱情,但似乎没有一种爱情会真实发生在普通人身上。而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又往往被容貌、性格、出身、财产、学识、志趣等条件左右,很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纯粹而完美的爱情。但不管怎样,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,人在相遇,爱在发生,一切皆有可能。

作家训

李吉成

每年快过年时,写春联成了头等大事。我们那儿习惯把写春联叫做“作家训”或者“写对子”。

“你明天到镇上买5张红纸回来,我去请三叔下来作家训。”晚上,我们围着火炉烤火,暖暖的空气把每个人熏得软软的、醉醉的。夜有些冷寂,几百米开外传来水库涵洞排水的哗哗声,空气中偶尔传来几声恍恍惚惚的狗叫,水库尾巴上闪着星星点点的寒灯,不是渔火,却有着渔火的意味。

那时候不像现在,商品五花八门,琳琅满目,什么都可以在集市上买到。过年要贴的春联买不到,要自己写。我们老家写春联最拿得出手的当属“三叔”——李春华。其实,“三叔”是父辈们的叫法,按辈分我得叫他“三爷爷”。但是他年纪并不大,是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,只是辈分高而已。他早年外出求学,肚子里是有墨水的。加上毛笔字写得好,人又有几分随和与幽默,和老年人坐谈他够资格,与年轻人打趣他有话题。因此,在乡村格外受欢迎和尊敬。其实,“春华”这个名字也很文艺,一下子就让人想到春风轻抚,杨柳依依,天空明净,繁花争艳的场景。

选谁来作家训其实是有讲究的,一要辈分高,最好德高望重,有学问,这样写出来的家训更有教育意义更灵验;二要不经常在家,因为据说作家训的人来了,家训就得给其让位,这样才不会冲。“三叔”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
快过年了,需要作家训的人家老早就在注意“三叔”回来没。而“三叔”也好像是和大家有个什么约定似的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乡村。东家看看,西户走走,一来见面,毕竟一年没见了;二来似乎在告诉大家“我回来了”。

到了作家训的日子,我还赖在冬天早晨的暖被窝里,就听见堂屋里传来父母和“三叔”的说话声。等我收拾好来到堂屋,八仙桌已经摆好,大红纸已经裁剪开,浓浓的墨汁倒在小碗里盈盈闪动。

等我从黑不溜秋的烧水壶里倒出热水,撇着屁股在热气升腾里洗完脸转过头,“三叔”已经饱蘸墨汁开始落笔。“天地君亲师位”是最开始要写的,这是规矩,不能乱,写的

时候要起立,表情要庄严肃。到最后“位”字落笔的时候,书写人要稳稳地,端正地落座。敬天地,忠国家,孝父母,这是最大最朴素的家训和规矩,不需要讲道理,做解释,人人都要做到的。我想我最早的教育和规矩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。

“千秋共仰犹龙绪,万代相传倚马才”“陇西家风……”随着一句句浓墨的对子写出来,李氏家族辉煌的历史,灿烂的文治武功就这样在我的半懂不懂中传播开来……

神龛下是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,两边是“堆金高北斗,积玉满南山”的小副对子,这句意思浅显,一看就明白,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,但是这样的对联同样也给了我书法艺术和文字的启蒙,特别是那个大大的“福”字,虽然不懂笔法的起、行、收等动作,墨法的浓淡、干湿、枯润等变化,结构的匀称、稳定,节奏的快慢、轻重、缓急等,但是只要拿起毛笔,第一个写的字一定是它。

虽然到现在我的毛笔字还是上不了台面,但看到毛笔字我是极亲切喜爱的。虽然,当时也不懂什么“对仗工整”“平仄变化”,但“近水楼台先得月,向阳花木易逢春”“堆金高北斗,积玉满南山”读起来就是朗朗上口,吟起来意蕴深长,给了我美的享受。

冬天的太阳红红的,渐渐升高,堂屋地上铺满了鲜艳夺目的对子,盛墨汁的小碗像冬天的水库一样干涸,碗边墨迹也显出石块峥嵘的气派。父亲拿开水冲了一大碗炒米,等它完全泡化掉用来当糍糊。这边挽起一把稻草,手柄扎紧,将前端剃整齐,一把糍糊刷就做好了,用起来趁手,用完丢掉也不可惜,有时候真的不得不赞叹民间智慧。搭好梯子,提上扫把,爬上去,在去年褪色破掉的对子上,上下左右扫几下就清除干净了,刷上糍糊,新的红艳艳的家训对子贴上了……越贴越多,慢慢地,整个房子都红通通的。

就这样,一直到过年,一直到整个正月,心里都饱饱的,满满的。

好久没有这样作家训贴家训了。一定要找个时间,买几张红纸,叫上三爷爷,赶个大早,吹着乡下山里的风,烤着炭火,写上一回。然后围着火炉,有一句没一句地喝酒聊天。

人在相遇，爱在发生